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二十一回 湯德元被誘入官衙 華兆琨受捆羈僧寺

話說湯德元由家回來，聽說洪鵬程請他說話，正在疑惑之際，忽見兆璧匆匆跑來說：「夏家有人來請兆琨。」湯德元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適才洪鵬程前來請我，此時夏家又來請他，莫不是那裡不懷好意，你回去叫你兄弟慢些前去，等我進城看是如何再定行止。」兆璧依著此言回去。次日湯德元就具了衣冠，來至城內。先到衙門裡面投帖進去，早有洪鵬程走出來，見禮已畢，兩人坐下。洪鵬程決不談起華家事情，只講了些閒話，然後又擺了酒席，請他入座。

湯德元見他這樣慇懃，倒反把疑心丟卻，就開懷暢飲。兼之洪鵬程加意相勸，等到席終時節，已是酩酊大醉。當時就叫人將他送進書房，派人看守。一經轉醒過來，務要趕緊前來稟報，莫把他放走。你道這是何意？原來王活嘴從縣裡回去之後，就將均祥同洪鵬程的話告知葉開泰，說他已經著人去請湯德元，料想這事不怕不成。葉開泰連忙說道：「這事如何行得？湯德元是兆璧的岳丈，而且與夏國華一般皮氣，豈肯答應這事？倘若那時不行，走漏風聲，被他兩家知道，豈不格外難辦？」活嘴當時也就會悟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少爺不必害怕，我包有主意便了。」說著又到縣裡把葉開泰的話說過，乃道：「此事仍須如此如此，方可行事。」洪鵬程答應，葉開泰歡喜。

隨後便怎說，皆是允的。當時又叫一人到華家去冒充夏家的人請兆琨過來，這人去後，自己又到夏均祥家內說道：「適才老哥的意思，已與那邊說明。但是怕根腳不清，總有後患，故此前來商議個法兒，好叫兩邊全無後患。」

均祥道：「小弟本是愚人，向無主意。老哥有何妙策，無不進行。」洪鵬程道：「我本要去請湯德元來，叫他從中設法。後因他是原煤，另改了一策，現又專人去請兆琨前來，即是冒的尊名。設若他不肯來，還須如此方好。」

說著就在均祥耳旁說了許多話，均祥也就一點點頭，說：「只要他來，定然照辦，但是湯德元不可放走。」洪鵬程也就答應回衙。

次日果然湯德元一人前來，就把他灌醉，放在書房裡面，隨即又叫人出城說「湯先生叫我前來送信，他今日在城內有事不能回來，夏老爺的棺樞明日就動身回籍，這裡有張名片，請這裡二相公明日早間進城，到城外福壽庵內送樞，湯先生就在那裡坐等，務必總要前去。」說著將片子放下匆匆去了。華太太仍不放心，還怕來人說謊，又叫兆璧到湯家去問，果然未曾回來。大家俱信以為真，皆勸兆琨前去夏家。又將衣服送來與他穿紮，華太太此刻也只得讓他前去。

次日一早，就叫陶五喊了一頂小轎與兆琨坐了，帶著禮物一路而來。離城不遠，到了福壽寺內，只見幾頂轎子擺在門口，兆琨也就下轎。走到裡面，有一人取過了名帖，將他領到一間屋內，說道：「相公在此稍坐，靈樞頃刻到了。」兆琨不知是計，就在屋內坐下。

過了一會，不見有第二個人來，心下就有些疑惑。再喊陶五，也不知去向，只得自己走了出來，預備去找陶五。還未走到院落，只聽吶喊一聲，說道：「莫要放他走了。自己不想想你是何等人，欲來做親，若要我家小姐把你，豈不是夢話。」說著走來三四個人將兆琨抓住，末後一個少年穿著一身素服，看見眾人來抓。連忙說道：「你們慢些動手，只要他依著我們，仍然放他便了。」兆琨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夏均祥前來，知道受了他騙，只得上前說道：「昨日貴公呼喚，說岳丈回籍在即，囑小弟前來叩送，為何此時不見動靜？忽有多人來此，何故？」

夏均祥冷笑道：「誰是你的岳丈，也不怕羞恥。堂堂的知縣女兒，與你這窮鬼做親，何不自己望望可配不配。實對你說，現在我家小姐要另聘高門，你若知些時務，就此寫了婚書，免得眼前吃苦。少爺還要送了幾十銀子，給你一口飯吃，若是不肯答應，也莫想出這廟門。」兆琨聽了這話，雖是十幾歲的小孩子，很有見識，遂挺身向前罵道：「你這不孝的孽障，你妹子已聘定我家，是你老子作主；現在被你氣死，仍是不知罪過。你這銀子來哄那個？你除非將我治死，要我退婚，那是做夢，我華家也比得過你家。」說罷罵不絕口。均祥見他如此，料想不能如願，隨即呼喝一聲，叫眾人來捆他。「少爺好好與你勸說，你不肯聽，難道你有翅飛得出去麼？」兆琨全然不睬，仍然大罵。那些家人見這樣，也難挽回，只得依著均祥的話，捆了起來，將他放在一間僻靜屋內。

這個主意就是洪鵬程出的，叫他前來逼兆琨寫退婚筆據。無如兆琨寧死不寫，只得將他捆好，放在一處，來見洪鵬程，叫他想別法。洪鵬程道：「這事不難。」隨即喚過家人說道：「葉少爺與夏少爺的事情你總知道，昨日晚上與你說的那話可曾辦好？若是定妥，明日就叫人下去。」那個人道：「家人昨晚說了一夜，應了他許多好話，方才答應，可算是定准，再請老爺先生坐問一回再看。」

洪鵬程甚是得意，向均祥道：「不是如此辦法，如何除得後患。」均祥連忙問是何事，洪鵬程道：「前日王瑤來此，就慮到此地，怕華家不肯行事，湯德元說是此事如何行得，所以不與他知道。若湯德元從中作梗，豈不誤了兩家事件。故此想了一條妙算，先把他兩人騙來，分在兩處。若兆琨寫了退婚，萬事俱無；若是不行，小弟即叫監內大盜犯人出來，允他銀子叫他在堂上招供，說是有他兩人在內做案，然後反臉將他拖至堂上。三拷六問，定成死罪，到那時候，一命嗚呼，還有誰人代他理論？」均祥聽了，甚是得意，反向洪鵬程謝說道：「老哥這樣主意，不患不成。小弟暫且告別。」說著辭去，教人到寺內看守紀琨。

且說華太太見兆琨出去一天未回，總以為與湯德元在城內耽延，等至第二天，仍不見回來，方要著兆璧到湯家問信，只見門外敲門，連忙出去詢問，早有兩個公差進來。問道：「這裡可是姓華，我們縣太爺有公事在此，請你看罷。」說著取出票子交與兆璧手內，華太太見那種祥子，不是好事，只得也走了出來詢問，但見兆璧看了票子，面上大驚失色，隨向公差說道：「這事豈不冤枉，我家雖是貧苦，卻係世代書香，父子俱在庠，豈能做這等不法之事？且所咬之人，全不認得，何以說我與他同類？就是你們公差，也該訪得出來。我華家可是做這事的人？」華太太起著問道：「什麼票子？你說與我聽。」公差隨即冷笑道：「你不必問他，我告訴你罷。前月王家店出了一起盜案，追辦得緊，我們縣太爺到任沒幾時，就得了此案，只顧比差破案，可憐我們三日一比，五天一拷。錢也不知用了多少，苦也不知吃了若干。到了本月初十外，緝獲到盜犯，一堂審訊，方供了出來。那知是你兩家主謀窩贓，現在有活口對證。還裝什麼啞迷？從前既做了這事連累我們吃苦，此刻還從那裡賴？請你快的同我走。我們也是奉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可不要叫我們動手。」

華太太這一聽，打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說道：「你們公差也要積德，不能信強盜胡說。我家雖暫住此地，通城裡也該曉得，可是個犯法的人？一味的冤屈好人，到臨時也該有個報應的。請你先去將情形對縣太爺說知，請他再行審訊，這事我們決不敢做的。」公差道：「你們說的倒好，就是不能聽你。你會說到堂上說去，卻沒得人替代你信，你自去罷。」說著又進來兩三個人，拿出鐵索子鎖了華兆璧。拖了就走。不知兆璧性命如何；且看下回分解。